

民黨統治區 主婦女運動

主婦女運動

全國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編

源華書局發行

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婦女運動

新華書店發行

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婦女運動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編者	出版者	發行者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新華書店	新華書店

華中·豫(時)0001—5000

編輯「婦運叢書」前言

在八年抗日戰爭和兩年半人民解放戰爭中，解放區廣大勞動婦女羣衆，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熱烈地支援戰爭，積極地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努力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在各個戰線上均創造了輝煌的成績，成爲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而婦女羣衆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之下，獲得了男女平等的權利，在社會上在家庭裏，其地位逐漸提高，開始走上了完全解放的道路。

與此相配合，在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女工、農婦、女學生以及各階層被壓迫的婦女羣衆，不斷地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成爲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的重要部份。

當茲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際，本會爲便於讀者瞭解和研究各地婦女運動，特編印「婦運叢書」十冊，其中第一本是「中國解放區婦女運動文獻」，介紹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及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指導解放區婦女運動的方針政策。其次是「中國解放區農村婦女翻身運動素描」，「中國解放區農村婦女生

『產運動』、『中國解放區婦女參戰運動』、『新社會的新女工』、『中國解放區的兒童生活』、『中國解放區的南丁格爾們』等六書，分別介紹中國解放區婦女工作的輝煌成就及保護婦女兒童權利的各種措施。

此外，彙編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婦女運動』一書，介紹了抗日戰爭以後，國民黨統治區婦女羣衆堅持民主鬥爭的各種事蹟。

中國民主婦女運動，是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一部份，爲了加強與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聯系，增加國際婦運知識，特編寫『國際民主婦女運動文獻』介紹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方針任務及具體活動。

爲着把當前婦女運動中的實際問題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並運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際運動，特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婦女解放運動的論著，以饜讀者。

本會成立伊始，人力有限，編寫粗草，缺點頗多，尙祈讀者指正。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目 錄

上海滬西區紗廠女工·····	鄧戈明（一）
英勇戰鬥中的國民黨統治區女同學·····	張毓芬（一九） 陳秀蘭
國民黨統治區的職業婦女·····	楊 蘊（三六）
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婦女運動概況·····	李文宜（四八）
美軍迫害下的婦女和兒童·····	爲 之（五七）
香港婦女的生活·····	沈 譜（六四）

上海滬西區紗廠女工

鄧戈明

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紗廠尤為衆多，擁有紗錠二百餘萬枚，佔全國各地紗錠總額之半，主要分佈在滬東滬西兩區。僅滬西一區，有紗廠四十一家，工人共有六萬九千七百餘名，女工佔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二百以下的小紗廠的工人，未計算在內）。她們在重重壓迫之下，整日整夜辛勤地勞動，艱苦的生活，同時也正在頑強不屈地英勇奮鬥。茲將滬西紗廠女工的情況介紹如下：——

一 女工痛苦的生活

從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海滬東滬西十三萬工人（女工佔大多數）的大罷工鬥爭勝利以後，廠方被迫答應了每天工作由十二小時減至十小時半。但是官僚資本經營的工廠，加快了機器轉動的速度，增強了勞動力的榨取，使十小時半的生產數量，等於原來十二小時生產四十碼至四十二碼布的生產數量，民營紗廠隨着效法實行，甚

至有些工廠根本不執行十小時半工作時間的約定，仍舊要工人做十二小時的工作，另外有些工廠名義上十小時半，實際上要做十二小時，而所增加的一小時半的工作，是照八折發給工資。女工們在鬧轟轟的機器旁邊緊張地忙着，眼睛不閃地望着車，雙手不斷地跟着機器轉動，做到腰酸骨頭痛，眼睛紅又腫，無法透氣，所以馬桶間（廁所）成了女工們的聚會和休息的場所。因為勞動過度不得休息，經常有流產和早產的事情在馬桶間裏發生。

雖然她們出賣了全部的勞力，但是只能和男工同樣得到了低微的工資，甚至有些工廠，女工工資一般比男工還少三分之一左右。日本投降後，經過女工屢次鬥爭，工資會一度稍為提高，在兩三個月內，米價較為穩定，成年女工一般工資一個月得到四担至五担米（一担十斗，一斗十一斤半），最低工資一個月兩担至三担米。但是其他日用必需品較米價昂貴，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後，女工實際工資上升的速度，遠遠落後於物價飛漲的速度，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實際物價指數比抗戰前上漲十五萬倍，而工資則只漲了六萬八千二百倍，不及物價指數的一半，一九四八年四月生活指數只漲到二十六萬二千倍，而物價則繼續飛漲，工人工資，要打九折，再扣除所得稅 $\frac{1}{10}$ ，再扣三天停電不發的工資，一月實得八百五十八萬五千三百六十元，這些重重的剋扣，有些廠方還不滿足，還要扣發配給物品（米、煤、油），因此工人被迫不得不購買市面上高價的物品，當時一般米價，每担五百萬元，一月

工資僅够買一石七斗米，而每人每月吃飯需米三斗，一間小房子要租金米五斗，還有市政衛生稅需米一斗，其餘八斗要買比米價貴得多的煤、菜、油、鹽、布等，僅能勉強維持一個人的生活。一九四八年八月，生活指數只漲至三百六十三萬倍，物價繼續狂漲不已，工人八月份實得工資一億一千八百九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六元五角，而每石米最低市價亦需一億二千萬元，一月所得工資不够買一石米，但是一間小房間需米六斗，每人每月吃飯需米三斗，市政衛稅需米一斗，至於油、菜、鹽，按國民黨官方限價規定亦需要每斤油一百三十二萬元，每斤菜二十四萬元，每斤鹽三十九萬元，實際還買不到，煤每担約三千萬元，這些必需品，完全無法解決，只好靠餓肚皮，吃粗糧和借高利貸來捱過生活。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海市民搶購潮極盛，因為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金圓券出世後，不到一個星期，在人民面前完全失去信用，所以逐漸發生搶購，有錢的人紛紛搶購，弄到市面上的物價一日飛漲數次，而且甚至買不到東西，苦了沒有錢的工人，她們只好等每星期發了工資去買一點必需的米、煤、油、鹽等，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實在無法維持了，如果再加上生病和養家，那更是不堪設想！因此許多女工不敢結婚，有了孕就設法打胎，生下的小孩有許多被母親忍痛地送掉或丟掉。

由於女工做到精疲力盡，捱着飢餓的生活，所以疾病嚴重地威脅着她們，在終年不見太陽的生活裏，到處飛揚着棉花纖維和骯髒的沙塵，不停地侵襲着女工們的

肺部 and 眼睛，產前產後不能好好休息，所以肺病和婦女病佔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痧眼佔百分之九十，胃病佔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夏天女工像在火坑裏被熬煎着，加上蒸氣和熱汗，使她們頭上像下毛毛雨，腳踏潮溼地，汗溼褲腰，時常發痧，昏倒車間，此外還常常發生其他的傳染病。

廠方爲了掩蓋他對工人的剝削，粉飾了許多有名無實的設備，所謂托兒所、工房、工人子女學校，工人夜接和診療所……等等。例如申新九廠的托兒所，從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創辦到現在，名義上有六十個床位，實際上工人的孩子一個也沒有送進去，連職員的孩子也沒有進去，遇外界人士來參觀，廠方就把職員的孩子借來擺樣子。又如統益紗廠有個女工，因廠方不准請假，只得帶着嚴重的心臟病去做工，當天下半夜加上發痧，病更沉重，昏倒車旁，工友們馬上把她抬到「診療所」，經過半個鐘頭，醫生還不給她打強心針，可憐她就這樣死在「診療所」裏。

女工入廠要經過種種難關，廠方招收女工的條件很苛，只要不識字、未婚、沒有孩子和疾病，打扮得整齊的，十八歲至二十五歲，身高四尺九寸至五尺二寸，體重八十磅以上，還要視力好。這一切都及格了，還得填履歷表，由介紹人和保人親筆簽名擔保，然後經過工程師、領班、工頭等的考試，考試這一關是不容易過的，因爲失業工人太多了，廠方常說：『要一百隻狗困難，要一百個工人容易』。

進廠以後，做了一兩天工，就得趕快借錢買禮物送給工頭。如果不送，在一個

星期的試工期中，飯碗就會打破了，要想把飯碗繼續保存下去，就要隨時隨地提心吊膽地工作，一個織布女工要管四部車子，一不當心一根經綫頭斷了五寸長，一根綜頭穿錯了，或織成一條稀路，都要罰半角至一角的底薪，特別是申新九廠常常罰錢。去馬桶間的時間稍長了一點，或在車間裏口角或打盹都要記一個小過，三個小過合一個大過，織壞布或違背領班的命令，都要記大過，三個大過要開除。機器用久了，廠方不修理，當然就會壞，機器壞了，算是工人的錯過，輕則記小過，重則記大過，甚至被開除。廠方規定早晚上工的時間，遲到了五分鐘，就不准上工並算曠工，曠工沒請假，停一工罰一工，扣除當天工資還要派常車（做別人的車，因不熟悉，就做得慢，又做不好），停二工罰停工一星期，停三工則開除。生病和生產請假期滿之後，三天不續假則被開除。廠方對女工完全不信任，放工時要經過『抄紗婆』（專門搜查女工的人）搜身，抄出一塊爛布，雖然本來是女工拿來擦飯盒子忘了拿出來的，但就算是『偷的』，又要開除。如果女工對上述一切不合理的苛刻待遇，要講講道理，就認為『左傾份子』而被開除。在這重重的禁條之下，被開除的女工很多，如申新九廠，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開除工人達二百五十餘名之多，其中大部份是革命的積極份子，少數是有孩子和技術較差的女工。

由於養成工工資低，而且不如成年工那樣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因此首先在官僚資本經營的工廠裏，完全採取了逐漸以養成工代替成年工的辦法，民營紗廠隨着效

法實行，例如中紡六廠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開工，到一九四六年底全廠工人共有三千四百名，這時候就開始用養成工。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養成工數目增到七百名，而全廠工人數目仍是三千四百名，就是說七百名成年工已被養成工代替了，由此可見女工是隨時受到失業的威脅。

自國民黨反動派劫收上海後，曾陸續派特務到各工廠監視女工的活動，造謠破壞女工的革命活動。從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滬西紗廠完全組織了工會以後，反動派即在每個工廠中派特務當指導員，遭到女工們的反對，她們聲明工會已成立，不用指導員，於是反動派又改派特務到大多數的廠內人事科底下當福利科長，特務的指導員們用錢收買一些未覺悟的工頭和工人當走狗，利用他們監視女工，她們隨時被特務以手槍到處恐嚇，以匿名信威脅、釘梢、毒打、暗害、失蹤、首當其衝的是被列入黑名單紅名單的女工。

反動派強迫各工會加入偽總工會，並對於凡是民主力量較弱的工會，派特務打入控制，而對於民主力量較強的工會，就用各種辦法迫走工會的理幹事，其中十二個被迫離開工會，僅留下四、五個特務壞蛋。國民黨反動派，用所謂「工會法」規定足齡二十五歲以上的工人，才能當工會的代表，以此來排擠了大批在日本投降後所擁現出來的優秀青年女工代表。反動派並限制工人組織力量的發展，一百人以上的工廠可以組織廠工會，不准各廠聯合組織區工會。

一九四六年「六二三」反內戰運動以後，反動派加強特務的訓練和組織，創辦社會工作人員訓練班，在各產業部門和各處選拔特工加以訓練，在各工廠組織護工隊（特務組織），凡反動派認為忠實的隊員，都帶有武器，耀武揚威恐嚇工人，製造「勞勞糾紛」，用「打手」混入工人隊伍裏，尤其當工人罷工的時候毆打工人，然後說是「勞勞糾紛」，把工人捕去了，藉此來破壞工人的鬥爭和團結。反動派強扣工會會費或工人工資，以創辦「立報」，假借工人名義，進行反共宣傳，企圖迷糊工人視線。迫害女工，從卑鄙的祕密破壞變為公開的逮捕和血腥的屠殺，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反動派屠殺了申新九廠工人，死傷二百六十餘名，逮捕二百餘名，其中大部份是女工。國民黨反動派對上海工人的屠殺和鎮壓，遠遠超過日本帝國主義之上。

二 女工的英勇鬥爭

飢餓和迫害大大地教育了女工，她們懂得只有向國民黨反動派和廠方不合理的待遇作鬥爭，才是她們真正的出路，因此，她們常常憤恨地說：「蠟燭不點不亮，胡桃肉不敲不出」，她們頑強地堅決地進行鬥爭。

僅從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至一九四八年十月來說，其鬥爭的性質和範

圍是逐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甲、第一階段——從「八一五」日本投降後的護廠復工運動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反內戰要和平的鬥爭。

(一) 護廠復工運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上海工人準備迎接英勇對敵鬥爭的新四軍解放上海，於是，滬西兩萬多在官僚資本經營的紗廠工人，（其中女工佔80%），在敵人機槍、獵狗、電網的威脅下，進行護廠鬥爭，他們去佔領廠，敵人緊閉廠門，不讓他們進去，在敵人刺刀下受傷好幾個，且被捕去多人，沒有衝進工廠。第二天，女工又去衝，恰好敵人以大卡車裝運物資出廠，女工們全體躺在廠前，以阻擋汽車的前進，迫得汽車不得不退回廠裏去；同時，女工們便乘此機會，湧進廠裏去，把機器和倉庫看守起來，并組織糾察隊，以工廠裏的零件、鐵棍、木棍作爲武器，維持秩序。鬥爭堅持了五天五夜，把機器和倉庫保護下來了，制止了敵人偷運物資的企圖。同時還要求敵人發十五天工資五斗米，三匹布，迫使敵人答應發了三斗米，二匹布，鬥爭勝利了。

這時，八年觀戰的國民黨，趕快派大員去劫收工人鬥爭勝利的果實。

國民黨劫收日廠後，忙於分贓，不開工，工人向國民黨反動派要求復工，自己組織了工會向他們鬥爭。偽總工會爲拍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馬屁，派工人去歡迎美國

人金開達，工人乘此機會，當場提出復工和發日本廠停工的遣散費兩個要求，僞總工會理事周學相無法，欺騙工人說：『明天上午，你們派代表同我去市黨部談判』。第二天因談判無結果，下午滬西五萬工人（紗廠女工佔大多數），冒着大雨，包圍了僞市黨部請願，反動派出動大批軍警鎮壓，毒打了女工，并逮捕工人代表十四名（內有十個女工），九月二十一日，反動派報紙發出謠言攻勢說：『被捕的不是工人代表而是共產黨派來搗亂的』，因此，激起滬西工人極度的憤恨，立刻聚集了兩萬多工人（紗廠女工佔多數），選出代表質問僞總工會被捕的究竟是共產黨？還是工人代表？并要求釋放，又到處設法營救被捕代表，兩個星期後，代表才釋放。她們在被捕期中，受到很多侮辱和刑罰，把她們衣服脫光了鞭打，并要求她們供出工人領袖的名字，她們堅不吐露。但是，反動派還是不開廠，一直到十一月，工人們在飢寒交迫下想出新辦法，組織乞丐隊，準備分組到各飯館欠賬吃飯。女工提出口號是：『寧願犯法，不願餓煞』。這事反動派知道，怕事情鬧大了，趕快派人來勸阻，經談判的結果，他們答應復工，并發三個月的遣散費，和一袋救濟麵粉。

（二）爭取改善生活，提高底薪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女工雖然已經復了工，但因物價高漲，所得工資不夠一飽，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到十二月底，她們向廠方提出提高底薪，要求年賞，減少工作時間。廠方沒有答應，引起女工反抗，在兩個星期內，各廠陸續罷工，罷工期

間，爲了防止走狗破壞和加強工人團結，女工每十人組成一組，選舉了小組長和代表。

國民黨反動派和廠方，受到各廠女工陸續罷工的威脅，社會局被迫召集工人代表（女工佔多數）談判，企圖以拖的辦法對付工人的鬥爭，所以發了年賞和一丈五尺布，其餘條件推却到下次再談。工人代表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工資要按生活指數計算，提高底薪，要求年賞，減少工作時間等），僞社會局和廠方答應考慮，經過了兩度談判，第三次談判只答應了五條，完全暴露了廠方無誠意解決。各廠工人準備總罷工。各廠派代表組成罷工總指揮部，第四次談判，僞社會局和廠方，採取敷衍態度，工人代表馬上通知罷工總指揮部，它立刻領導罷工，在一刻鐘裏，滬東滬西七十八個紗廠共十三萬工人一致罷工，工人們集合在飯堂裏，組織了糾察隊，調查隊，（調查特務和走狗），聯絡組（和總指揮部聯絡），歌詠隊（包括講故事，演戲）另有專人報告談判消息……等。并把各車間的門都鎖起來，以防止特務和走狗製造『勞勞糾紛』等破壞，另一方面教育羣衆，加強各廠的團結，工人罷工一天，嚇得廠方發了急，趕快請工人代表去談判，民營廠方同意了十八條，官僚資本的廠方死頑固，不答應按生活指數發工錢，工人又來個半天總罷工，逼得廠方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簽訂十八條（只有建築工房，每年贏利30%做工人福利基金等三條沒有答應），鬥爭勝利結束。

(三) 女工熱烈紀念自己的節日，選出了自己的代表

一九四六年「三八」節，滬西紗廠約二萬女工，聯合了一萬多女學生和民主人士，在兆豐公園舉行慶祝大會。接着遊行示威，喊出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美軍退出中國去」，「婦女要有參政權！」……等口號；加強了女工和民主階層的團結，提高了女工的政治覺悟。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以錢劍秋爲首，組織只有一千個婦女參加的「三八」紀念會，會上請國民黨棍王曉籟演講「婦女回到廚房去」！她們遊行時只剩一百多個人了，當她們遇到女工們廣大的隊伍時，女工們大喊「婦女們不要受人欺騙！我們要挺起腰來！」嚇得她們抱頭鼠竄，馬上散了。

同年四月，滬西紗廠女工，認爲假如國共談判成功，就必須選舉女工自己的代表去參加真正的國民大會，她們拒絕選舉國民黨所圈定的僞代表，揭破監票員的僞報，終於選舉了女工自己的領袖湯桂芬等二人爲滬西女工的代表。

(四) 「六二三」反內戰要和平的大遊行

國民黨反動派要打內戰，引起上海各業包括工人，學生，民主人士十萬人，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了反內戰的示威大遊行，滬西紗廠約有三萬女工參加。她們要求和平，反對把自己的丈夫，父親，兒子，兄弟去替國民黨反動派當炮灰，并在北火車站歡送請願代表們去南京，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第二天，聽到請

願代表在下關被打的消息，她們更痛恨反動派組織特務，假裝難民毒打請願代表。女工們熱烈的募捐！慰問受傷的人。

這一階段的鬥爭中，滬西紗廠女工，在鬥爭中建立了許多民主的工會，加強了女工的團結，表現了女工的力量，改善了生活，提高了鬥爭的信心，培養了許多女工幹部，積聚了許多鬥爭經驗，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開始從經濟爲主的鬥爭，走上明確的反美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的道路。

乙、第二階段——從「六二三」大遊行後到一九四七年九月的市政企業大罷工。
(一) 抵制美貨鬥爭

國民黨劫收上海後，美國貨泛濫市場，民族工業趨於崩潰，工人大批失業，加上美軍暴行不斷增加，引起上海各界反美情緒高漲，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三區百貨業工會，聯合民族資本家和民主人士，舉行了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大會。到會代表四百餘人，包括滬西紗廠女工代表，并有郭沫若，鄧初民，馬寅初等民主人士演講，反動派派了五百餘名特務打手，衝入會場，見人就打，二十餘名百貨業職工受重傷，永安公司職工梁仁達，當天下午因傷重逝世。這次慘案，更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殘酷屠殺職工的暴行，和它的賣國真相，第二天，百貨業工會成立梁仁達治喪委員會，紗廠女工踴躍募捐撫恤死難的家屬，并準備開追悼會，追究特務殺人的罪狀。

（二）解凍生活指數的鬥爭

國民黨因財政經濟惡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凍結生活指數，在開始試行時，每人補發差額金七萬三千元，與實際所得，相差不遠，尚未引起大波動。四月份後，物價大漲，差額金未能比例增加，女工生活更難維持，不滿情緒更加高漲，到「五一」勞動節，反動派規定反共口號，強迫工人參加紀念會，企圖組織一個反共示威遊行，但女工却在大會上喊出解凍生活指數，代表了上海廣大羣衆的迫切要求。於是，先後爆發了絲織業，百貨業的示威遊行、請願。滬西紗廠女工醞釀罷工，小組長和代表執行了工友們的意見，各工會聯名呈請偽社會局，解凍生活指數，國民黨反動派因工人聲勢浩大，指使偽總工會召集各工會工人代表開會，企圖強迫工人代表聲明贊成有條件解凍，英勇的滬西紗廠女工代表，雖然在四百餘名特務的監視威脅下，仍堅持了無條件解凍，結果，偽社會局被迫決定了九折解凍。

（三）九月市政大罷工

一九四七年九月，因工人力量的強大，反動派欲陰謀逮捕各工會的積極份子三千名，但是，又怕這樣同時逮捕大批工人，會引起全市工人的強烈反抗，所以他們試探性的逮捕了電力公司工人六名和法電工人九十六名，以觀察工人動態，如果工人不抵抗，就同時下手一網打盡；反動派這一陰謀，立即遭到工人頑強的反抗。紗廠女工醞釀罷工的情緒非常高漲，滬西各業工會，聯合抗議逮捕工人，並提出反對

反動派以所謂整理工會爲名，派特務打進民主工會的陰謀。粉碎了反動派大逮捕的陰謀。

這一階段的鬥爭，完全是明確的堅決的反美帝，反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鬥爭，在鬥爭中，更加提高女工的階級覺悟，鍛鍊了女工的隊伍，豐富了鬥爭經驗，採用了罷工，怠工，慢工，餓工（拖廠方一起餓），搶飯罷工等多種多樣的鬥爭方式，而國民黨反動派對工人運動也從秘密破壞變爲公開的逮捕和屠殺。

（丙）第三階段——從一九四七年九月大逮捕之後，至一九四八年十月。

（一）反對反動派的剋扣工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紗廠女工們反對扣所得稅，結果從扣10%減到扣5%，接着反對強扣一天工資建設僑總工會會所，各廠都拖延到一九四八年一月，才按照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生活指數扣工資一天，其中70%交僑總工會，30%交工人舉辦工人福利事業。

（二）申新九廠慘案

申新九廠對於工人的待遇最爲苛刻，管理最爲嚴緊，常常罰錢，記過以至大批開除工人，僑社會局規定工人應得的配給物品，如米、油、煤球等，別的廠已購領三四次了，申九却連一滴一粒都沒有發過，而所得稅則在其他工廠都還沒有開徵，申九就事前不徵求工人的意見，先在工錢內扣去了，甚至連1946年七月份以來的都要一次補繳，一九四七年廠方明明賺錢，年賞却照去年打八折（即一九四六年棉紡

工人年賞最低四十天，最高六十天，而一九四七年則改爲最低三十二天，最高四十五天，還要按生活指數打九折發給，發的時候又分作兩期，第一次在十二月底發六成，第二次四成延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才發，在這半個月內，米價從每担一百二十萬元漲到每担一百六十四萬元，這無形中又打了一個大折扣，這重重剝削叫工人無法生活，眼看年關逼近，工人爲了渡過舊曆年關，就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向工會提出要求發配給物品和補發年賞等，爲特務所把持的工會負責人威脅工人說：「你們如果再要求，就把你們開除或逮捕」，於是織布間工人在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罷工半小時以示警告，廠方派代表欺騙工人說：「你們好好罷工，派代表提出條件，我們在一月三十日上午一定答覆」，於是工人復工，仍提出上述要求，但是，到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二點鐘，廠方仍無答覆，工人被迫在同日下午十二時五分鐘，全廠自動罷工，選派代表向廠方提出借薪兩月，補發年賞，發配給物品，和反對扣所得稅等幾項合理要求，但完全爲廠方所拒絕。

一月三十日全廠七千五百餘工人（女工佔80%以上）睡在車間裏，她們在廠裏組織了伙食隊，歌詠隊，宣傳隊，糾察隊等，把門爭堅持到二月二日，當天上午七點鐘，反動派出動了軍警一千餘，用裝甲車，機關槍，密密包圍工廠，上午十一點鐘，大批特務頭子趕到，僞警備司令宣鐵吾，站在鐵甲車上，威脅工人說：「你們不要受共產黨的利用，趕快開車，否則，以後發生事情，我一切不負責」，工人

們憤恨的回答：「我們沒有受人家的利用，這是我們迫切的生活要求，誰同情我們，誰爲我們出頭辦事，我們就擁護他」。反動派見情勢不好，實行他的大屠殺，下午五點鐘，反動派又增派了「飛行堡壘」和軍警三千餘名，命令警察大隊，把工廠的第一道鐵門的鐵鎖鏈打開，衝進去用槍托，木棍，毆打工人，工人爲了自衛，奮勇外衝，男女工人包圍了偽警察大隊長嚴某和保衛他的兩個警察，一個紅衣女工把嚴某的槍奪下來，一大羣女工立即擁上，把嚴某打了一頓，終於打退了他們，下午六點鐘，宣鐵吾下令軍警衝進去，衝到第三道鐵門時，女工們睡在地上阻擋敵人的裝甲車前進，一個技術工人見敵人來勢兇狠，叫女工趕快起來，他自己奮不顧身，跳上吉普卡車，開足馬力，向裝甲車衝去，軍警機關槍的火力向他掃射，他的一隻手臂受了傷，血從肘下湧了出來，但他仍舊用另一隻手駕吉普卡車和敵人拼命，把敵人的裝甲車擋住，同時，二三樓上和屋頂上的許多女工，用石頭，水龍頭和所有的零件向敵人反擊，下午六時三刻宣鐵吾命令總衝鋒，下令「格殺不論」，五千多名軍警，肆放催淚彈掩蔽衝鋒，機關槍，達姆彈齊放，裝甲車和「飛行堡壘」猛衝，赤手空拳的工人們在敵人的屠殺下，有的壓死，有的打死，有的中毒流淚倒地，當場死傷的有二百四十餘名，工人們英勇地對抗堅持了一天，在混亂中軍警把手鐸的，受傷的有糾察布的，手上有墨水的，身上有鋼筆和宣傳品的，和穿紅衣服的工人兩千多名，抓到廠內的花園裏，逼供罷工委員會名單。又打傷工人二十餘名，敵

人逼一個女工糾察隊長要她供出罷工委員名單，她不說，又叫她在兩千多人中找出罷工委員，她說：『沒有』。敵人把繩打緊了。又用冷水把她弄醒，她還是說：『沒有』。敵人就當衆用燒紅的針，插進她的指甲裏，她還是英勇地對着二千多工人高喊：『工友們！我們要團結到底，寧爲死難者！工友們復仇！打死我也不說』，反動派把她關到禁牢裏，嚴刑拷打。拔去她一個指甲，她仍是堅持着英勇的革命鬥爭氣節。反動派不願工人的憤恨，最後把這工人兩百叁拾陸名。

在當天深夜，敵人爲了燬屍滅跡，把屍首拖到郊外，有的投入黃浦江裏，有的用硝酸水化掉，嚴禁報紙登載申九慘案真相；第三天，反動派的報紙造謠說：『有三個女工被工人用磚頭打死和踏死』。

申九慘案轟動了全上海，各業工人和學生在恐怖的反動統治下，組織了申九慘案後援會，工人們帶上了黑紗，進行申九慘案宣傳和募捐運動，僞社會局長吳開先說：『誰捐錢，誰是共產黨。』反動派製造了大批黑名單，紅名單。在申九慘案追悼會的前夜（三月二十二日）反動派陸續逮捕了各業工人領袖二百餘人，逮捕的恐怖行動繼續了一星期之久，紗廠女工領袖有些被捕了，許多被迫離開了，女工們却更增加了對反動派的仇恨，她們用慢慢變辦法，繼續和反動派鬥爭着。

第三階段，反動派對女工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與瘋狂的大逮捕，這只有更加暴露了反動派的窮兇極惡，和頹於滅亡的最後掙扎，女工的鬥爭並沒有因此而嚇退，

相反地，她們是更加團結，更加英勇，經過這次血的教訓，她們的政治覺悟更加提高了。

從上述女工的一切生活和鬥爭中，完全證明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女工是最受剝削和最受壓迫的階級，而她們的鬥爭又是最堅決和英勇，她們沒有被國民黨反動的恐怖鎮壓和血腥的屠殺所壓倒，相反地，一批革命女工被捕和犧牲以後，更多更多的革命女工又湧現出來，一批女工被屠殺了，全體的女工團結得更緊密，她們積聚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她們完全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賣國的醜相，及其反動統治所加於全國人民的災難，女工們不但懂得和男工們緊密攜手向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作鬥爭，而且懂得和學生，民主人士，以至全中國的人民團結一起，共同奮鬥。她們知道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上海已為期不遠了，她們已在積聚力量，準備保護工廠，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人民解放軍。

英勇戰鬥中的國民

黨統治區女同學

張毓芬
陳秀蘭

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的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却勾結了美帝國主義，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爭，加強對人民的搜括和掠奪，造成國民黨統治區農村破產，經濟崩潰，人民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致學校停辦，學生失學，能夠在校的同學，或担任家庭教師，替人作抄寫，擺小攤，有的甚至組織『第三膳團』吃同學們剩飯以維持生活。這種種引起國統區人民以及學生對現實的極端不滿；反動派爲了要鎮壓同學們的反抗情緒，在各校加強法西斯的訓導制度，進行奴化教育，並加強特務活動：我們的壁報要被檢查，開會要派『特務』、『先生』監視，禁止看進步書籍，舍監可以隨時到宿舍裏來翻箱倒篋，查『禁書』，甚至因生活無法維持而發起助學運動時，也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和阻撓。在學運中，我們許多同學被開除，被毒打，被關進牢獄，受着各種殘酷的刑罰和污辱；坐老虎凳，用藤繩絞頭髮吊着打，電刑，活埋。但是國統區的同學在種種迫害下沒有屈服，相反

的在不斷的鬥爭中克服自己的缺點，和廣大同學一起展開了反內戰要和平，反飢餓要飯吃，反迫害要自由，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要求獨立的一連串英勇鬥爭，三年來國統區近三萬大學生和七萬五千多中學生，大批地從一般不問國事的小圈子裏逐漸投入鬥爭的行列成爲學運中一支有力的隊伍。

「一二一二」運動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積極佈置發動內戰，昆明學生首先喊出了「反內戰，要民主」的口號，十一月二十五日反動派派軍警包圍同學們的「反內戰座談會」槍擊會場，同學們在子彈下面堅持開會到底，翌日，全市同學一致罷課抗議，不料國民黨反動派却於十二月一日派大批特務衝打各校同學，投擲手榴彈，當場打死四位同學，傷數十人，四烈士中有一位便是潘琰同學，她被特務用手榴彈炸傷後又被活活地打死了。我們的十九歲的潘同學，由於反抗家中封建壓迫，很小就離開了家庭，參加抗戰。自己設法投考大學，想不到在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却死在反動派的手裏。耐不住的憤怒使全國各地女同學不怕軍警特務的威脅，悲憤地參加追悼大會及遊行，死難者們的血召示着我們前進的道路。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全國人民反內戰要和平的運動達到了高潮，各地各階層普遍地展開了呼籲和平的活動，六月二

十二日上海十萬市民歡送和平代表晉京請願，三四千女同學參加了大遊行，前後達九小時之久，熱烈地叫着口號，我們與全國人民一樣想以人民團結的力量來挽救內戰的危機，但是我們的代表在南京下關被國民黨僱用的特務打了六小時，至此我們才真正認識了國民黨反動派好戰面目。反內戰運動更深入更廣泛地在全國展開了。

抗暴運動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美軍強姦北大女同學沈崇消息傳到各地，燃起蘊積在人民心中對美國帝國主義及賣國政府的仇恨與憤怒。自七月大打內戰以來，美國帝國主義一面輸送大批軍火物資加強反動派內戰實力，一面從國民黨反動派手中竊取中國人民的種種權利：開放內河航行權，簽訂中美商約，使美貨充斥市場；同時縱容美國以統治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人民面前，製造無數次暴行，對中國婦女更施以野獸般的玩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便像燎原之火不可遏阻地在各地爆發出來。首先在北平，繼而上海南京，武漢，成都，廣州，昆明，到台灣全國數十大小城市幾十萬大中學生怒吼：『美軍退出中國去！』『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廢除中美商約！』『中華兒女不可侮辱！』的口號，站在隊伍最前列的就是我們女同學，我們不怕國民黨反動派的恐嚇與鎮壓，在校內公開發動召開『抗暴

大會」，舉行「抗暴大遊行」促成全國學生成立「抗暴聯合會」，鬥爭前後共堅持了三個月。抗暴運動不但喚醒了學生及人民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面目的認識，並清楚地認識了國民黨賣國政府的種種媚美行爲。

反飢餓反內戰運動

國民黨反動派違背全國人民意志發動的內戰，到一九四七年由於前方軍事失利，後方經濟危機日益加重的形勢下，國統區人民普遍地陷入嚴重的飢餓狀態，反飢餓反內戰的鬥爭在國統區各地各階層中展開，五月全國學生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達到了高潮，對反動派的武裝鎮壓進行了堅持一個月的空前英勇的鬥爭。

四月到五月初，北平上海南京，杭州金華，蘇州各地區同學爲了保護自身利益，向反動政府提出「反遷校」「護校」「反對會考制」「增加公費」等要求，五月十九號上海舉行了一萬人反飢餓大遊行，瀋陽、渝、昆、津、南京等地亦先後舉行了請願遊行，五月二十日南京各專科以上學校匯合了滬杭蘇等十六單位學生代表舉行請願大遊行，當八千餘同學的隊伍行至珠江路上，憲兵，警察用水龍，木棍，鐵棒衝散同學，可是五六百女同學和男同學手拉着手不顧一切地衝過去，不少同學受傷跌倒，頭破腿斷鮮血流滿珠江路上，一位女同學趙之巽已重傷昏倒，武裝

警察們用他們的美國皮鞋在她胸前，腹部亂蹀，街上老百姓搶上來把不省人事的她送到醫院，次年在五·二〇紀念會上趙同學說：『去年「五·二〇」遊行時，我對國民黨政府還有一點信任，向他請願即是對它信任的表示，但當我被鐵尺棍棒擊昏後，這點信任和希望便完全消滅了』。趙同學的話是代表着國統區千萬個同學所要說的。在這次暴案中，重傷二十多個，輕傷九十多，由於特務們以女同學身體比較弱，他無從集中力量打擊，因此受傷的大多為女同學。同學們衝過了一道防綫，繼續前進，到國府路反動政府以美式配備的馬隊武裝青年軍，警察，憲兵，機關槍，密佈六道防綫，阻止我們前進，同學們為了避免損失，就地坐下，下午二時，忽然來了陣暴風雨，滿天黃沙，天愁鬼哭，同學們在風雨中堅持着絲毫沒有畏縮，大雨淋在身上是冷的，早上九點以後沒吃東西是餓的，但是仇恨憤怒使我們忘掉了一切疲勞，飢餓，寒冷，我們的心快要爆炸，隊伍一直堅持到傍晚，反動政府終於撤去防綫讓同學們通過。

『五·二〇』推進了各地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

在上海，八十餘名不願警察、刺刀、逮捕種種威脅，成立了『五·二〇』慘案後援會，女同學們參加罷課，募捐慰勞受傷同學等五件，在交大五月二十五日當五十多特務，二百多軍警跳過校牆圍打正在開會討論聲援『五·二〇』血案的系科代表會時，住校一百餘女同學們首先衝出宿舍組織了長長的隊伍，走遍學校，大聲

叫着『同學們出來，保護我們的代表』這叫聲衝破了任何恐懼的空氣，鼓勵了全校同學，同學們紛紛奔出課堂，宿舍，排成四層行列緊緊的包圍着代表大會會場，大會終於在同學們的團結力量下勝利結束。

上海法學院兩位女同學屈元和蘇淑媛爲執行『五·二〇』後援會決議在辦公室裏工作到深夜一點鐘的時候，學校裏的特務們忽然衝進辦公室，抓着屈元的頭髮從辦公室內一直拖到校門外的鐵軌上，百般毒打腳踢，她瘦弱的身體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但她毫不屈服，大聲叫喊，頑強反抗，她要讓同學們以及附近的老百姓親眼看看特務們的暴行，她的叫聲響徹了校園，警醒了睡夢中的同學，他們從各方匯集攆來，特務們這時又把拖回辦公室，這時她已昏迷不醒，但她嘴裏還喃喃說着『我們要堅持到底』。同學們圍着她，被她英勇不屈的精神所振奮，正在這時警察開來了車要將她帶走，臨走時她抬頭望着牆上的一面大旗，同學們的眼光也都一齊隨着她轉向牆壁，旗子上寫着：『我們的血不會白流，到處有我們的人』，同學們這時都感動得流淚，替她揩抹鮮血，互相以堅定的眼光望着，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和憤怒。

在牢獄裏，劊子手們百般的利誘與威脅都被她嚴辭拒絕；同時她又不斷地在牢獄中對其他的犯人進行教育與宣傳，始終不忘她自己的使命，無比英勇的精神，使所有同學們堅定了信心。

五月中上海復旦大學女同學葛嬌月被逮捕後在監獄中用歌唱用舞蹈振奮其他同學，拒絕家中人的個別釋放的要求，而一直和同學們堅持到底，一起出來。

在重慶國立女師學院爲聲援『五·二〇』慘案罷課三天，五月卅一日晚數百軍警特務入校搜捕女同學，她們在睡夢中被特務拉出來遭到百般侮辱，然而她們英勇反抗掙扎，很多同學受傷，前後有的被架上汽車而去。其他在廣州、桂林，女同學也被打被捕，而在六月一日特務却使用達姆彈打死武漢三位同學，當特務在女生宿舍前企圖捕去三個女同學時，全校女同學立刻組織起來一起衝上去把被捕的同學搶回來。

血的五月，警醒了全國青年及全國人民認識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性，血的五月也給國民黨反動派一個教訓，學生的力量是強大的，殺死一個人，千萬萬人站起來，血的五月也表現了我們女同學的英勇氣概和鬥爭力量，血的五月中產生了國統區全國學聯的組織。

全國學生助學運動

五月運動後，國民黨在軍事上因一年來被人民解放軍消滅了大批主力軍後漸由主動轉入被動，因此他對國統區的人民更加緊了剝削和壓制。在五月運動中反動派

看到了學生已成為國統區人民中一支有力的反抗他的隊伍。反動派除了軍事前綫屠殺中國人民外是決心要消滅我們的力量。反動派乘五月運動後，利用在星期日同學們分散後便進行對學生的大迫害，不論男女同學，大批的被開除，留級，警告，如上海大同大學達二百零八人，解聘進步教師，如暨大解聘有名教授三十六人，宣佈學聯組織為非法，凡此種種卑鄙手段却並沒有把學生運動鎮壓下去，我們在全國學生聯合會領導下，組織控訴隊，以回鄉名義走到農村，走到各地方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一面聯合家長教授開展救捕助傷運動，組織職業保障委員會，抗議開除同學和解聘先生。一月，全國各地學生面臨着因內戰而造成的普遍嚴重的失學危機，從北平到上海，從廣州到重慶各地同學在種種迫害之下展開了助學運動，這時期的鬥爭是複雜又艱苦的。

在反動派多方阻撓下，如不許學生街頭募捐，不准工廠、商店和學生合作等手腕下，女同學們仍是熱烈地參加助學運動，表現出她們鬥爭精神的不屈不撓，在工作上的創造性。在北方，燕大女同學組織了洗衣隊，清華北大女同學組織縫紉隊，師院有生產隊。她們製作了大批糖果、雞蛋糕等向全市義賣，超過了預定目標，解決了清寒同學的學費，在上海，同學們發動愛國助學運動，接洽大批國貨向市民推銷一邊宣傳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扶日陰謀，反對對日開放貿易，藉此啓發同學及市民的愛國情緒，八月二十日，全市八十多個大中學有六七千同學組織了五百餘小隊進

行大推銷，這種不怕犧牲的與賣國政府作着頑強鬥爭的精神，博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同情與援助。在南京，助學運動救濟了一千五百個失學青年。在寒假南京的市二女中同學首先發起賣報助學運動，得到各校的響應，很快一個包括三百十七個單位的大中學助學委員會成立了，金大的女同學也組織了洗衣隊，中大的女同學有的在玄武湖擺小吃攤，賣廣東食品，有的在新街口擺小攤賣四川味，中大醫學院的女同學在玄武湖擺攤種牛痘，還有背着木箱替人家擦皮鞋的。擅長音樂的同學又組織了音樂隊到酒樓餐廳歌唱募捐。

學生這種捨己爲人互助互愛的精神普及於各階層，如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萬餘學生的尊師運動中女學生佔了三千餘，一九四七年冬上海學生的勸募寒衣運動，八十餘中學有一萬五千餘男女學生捲入了這一運動，甚至連從不參加社會活動的貴族學校聖瑪利亞女同學也走到街頭勸募，深入貧民窟。

爭自由反迫害鬥爭

一九四七年開學時，國民黨反動派在軍事上失敗，人民解放軍發動全面反攻的消息鼓勵了同學們，但國民黨空虛的後方更害怕人民運動的發展，五月以後對學生的迫害變本加厲地進行着，在北平，自『五、二〇』後，學生及市民被捕的有五千

多人，至十月初，又紛紛傳說五百同學將失去自由，果然在九月二十八日，燕大女生龔理康被軍統局逮捕，在男女同學一致罷課，成立人權保障會，堅持集體坐牢的呼聲下，龔同學終於被釋放了出來。

然而在十月二十六日，杭州浙大自治會主席于子三被捕，在嚴刑拷打後，于同學含憤死在敵人的電刑下，消息傳到全國各地，同學們爲了爲于子三同學伸冤，爲了保護自己安全，一致起來用罷課抗議國民黨反動派非法逮捕，任意殘害青年的暴行。

但是因爲同學們力量的日益擴大，反動派進一步有計劃的破壞各校自治會，開除，逮捕羣衆領袖，解散各地學聯，這一切表示反動派妄想着要消滅同學們的團結，摧毀同學們的力量，這樣便爆發了上海同濟大學的鬥爭，以及華北學生反迫害運動。

一九四八年的一月二十九日，同濟同學爲反對校方無故開除男女同學五人及迫令自治會解散而派代表晉京請願，各校派同學前去歡送，當天上海市長吳國楨下令八千多武裝軍隊騎隊飛行堡壘包圍衝散五千餘學生，很多同學被馬隊衝倒踐踏，被刺刀戳傷，被木棍敲得頭破血流，南洋女中倪慧慈同學爲了搶救一個被打的小同學被特務用刺刀劈開了臉，旁邊的一位女同學憤怒地大叫「你們這批王八蛋，你們殺不完我們的！」軍警嚴聲的說「你罵什麼？」她大聲回答說「我罵你王八蛋，王八

蛋，王八蛋！」後來特務們馬上抓着她要打，一羣同學趕來把她掩藏了起來，另外有一位女同學給憲兵拖去後，許多人要上來搶救，她鎮靜地喊「英勇地鬥爭下去，不要記掛我，……」三月十五日被捕同學被審判，當天各校同學三千餘人前去旁聽，法院只允許進去五六十人，其他的同學都站在門外等候消息，當推事還未退庭時，兩個旁聽的女同學在大家鼓掌聲中高高舉起已準備好獻給被捕同學的兩面旗幟，上面寫的是「鋼鐵是這樣練成的！」與「英勇奮鬥，意志堅強」，又有一位女同學把手巾鮮花獻給被審同學，被告律師退出時也贈鮮花，同學們的友愛和英勇氣概鼓勵了被捕的同學，被捕同學的堅貞不屈教育了我們，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怖政策對青年的迫害，他們得到的結果不是使我們害怕，而是更加強我們鬥爭意志，更想消滅它。

一九四八年春，國民黨反動派下令解散華北學聯，平津同學罷課抗議，南開大學同學舉行晚會，特務却在這天用閻棍擊昏女同學米竹英。五日，特務撞進山大搗毀傢具。八日，北平同學舉行遊行。十日，五千多特務却帶了兇器遊行毆打師院女生，並且將一個女同學拖出來，可恨特務用拳打腳踢還不滿足，還用火燒她的頭髮燒得她昏過去不省人事。並抓去不少女同學，平津同學為抗議暴行，北平七院校天津三院校男女同學共一千六百人舉行了十二小時在行轅前的示威，終因同學集體壓力一位被捕同學被放了，並迫行轅保證不再有非法事件發生。到十五日北平市長

及警備司令部也向北大師院同學道歉，華北男女同學終於勝利地擊退了反動派的進攻，保衛自己的組織——華北學聯。華北同學在保衛學聯的鬥爭中是非常英勇的，他們組成大聯防，輪流值班以防特務搗亂，女同學日夜燒飯送點心給值班的同學，而當教授，工警因生活困難而發動罷教罷工時，同學們又與教授工警聯合起來展開「反飢餓」運動，女同學在工友們罷工時間代工友們掃地，泡水，做一切雜事，將校內民主力量團結像一個巨人，擴大了自己的隊伍，孤立了敵人。

四月九日在成都川大華大成大三校一千餘同學，因要求平價米請願，僞川省主席王陵基不但不答應學生的要求反而命令軍警特務包圍學生進行大屠殺，四川大學女同學游天訓腹部被刺了一刀，差一點刺破橫隔膜，又被軍警用刺刀插入陰部攪拌，反動派竟敢如此公然摧殘女同學，但是無恥的他們又怕激起公憤，事後立刻請記者談話，禁發消息，大公報奉令將「刺入川大女生游天訓陰部」改為「人擠踩傷」，當時又有男女同學一百三十餘人被捕，事後僅釋放了十七人。

在梧州，三月初全市各校同學七十餘人被捕，家長們四面打聽不得下落，後來才知道已經被殺害了。

國民黨反動派這一連串罪行是永遠忘不了的，同學們的冤仇必須報復。

反美扶日運動

由於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以及同學們的英勇鬥爭，五月運動以來國民黨對同學迫害的計劃是完完全全的被擊退了，同學們保衛了自己與自己的組織，各地被捕、被殺事件更激怒了我們，在堅持真理、加緊團結的口號下準備更好地給反動派以還擊。一九四八年五六月的全國學生反美扶日運動打中了反動派的要害，當時美國帝國主義看到中國反動派的腐敗軟弱無能，便想一手提拔日本法西斯作為美國控制中國及東方的基地。

當國民黨看到學生的反美扶日運動將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便利用九龍事件來轉移同學目光由反美到反英，反動派在上海大天明地發動了所謂愛國大遊行，但是上海七十四個大中學生的男女同學在遊行隊伍中喊出了和反動派意志相反的口號，同學們喊着『反對九龍暴行』『美帝滾出中國去！』『為沈崇復仇雪恥！』『為千萬死在美軍手下的同胞復仇！』同學們很清醒地記得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各種暴行，正如一個十九歲的女同學對市民演說：『二年中死在美軍吉普車下的已有二千七百多人，死在被美國軍艦撞沉的民船上的中國人有一千五百多人，被毆斃的八百多人，三輪車夫程永芳給殺死，女同學沈崇被強姦，……他們的冤恨未雪，我們的反』

美運動不止，何況美軍助蔣打內戰屠殺幾千百萬中國人民，這個深如大海的仇恨是不能忘記的。

血染的五月來了，同學們像迎接暴風雨的海燕，大家精神上緊張起來。

五月二日廈門大學的同學舉行盛大紀念會時，特務將電燈扭熄，在黑暗中大打同學，警備部並派軍警到學校捕去被打得頭破血流不省人事的四個同學，特務持槍，「清查房間」抓住三個女同學拖到大禮堂「公審判決」，有些無恥的特務更在女同學身上亂摸，侮辱她們，但是儘管國民黨反動派如何鎮壓，反美扶日運動却像春潮般不可遏阻地在全國爆發出來。

五月十八日，美國教會所控制的聖約翰大學同學在校內舉行了民族展覽會，日本問題座談會，發起千餘同學關於日本問題的徵詢；而在六月二日召開全體大會，反對教會控制學生。聖約翰大學同學的行動改變了不但全國而且全世界人士對美國的認識。

五月四日，上海一二萬同學在交通大學舉行營火晚會，有一位女同學流着眼淚訴說日本法西斯過去暴行，同學們一致通過成立「反對美帝扶日聯合會」。

在國民黨反動勢力的集中地南京，全市同學聯合舉行「五四擴大紀念週」，舉行了反美扶日座談會，時事座談會，紀念五四營火大會，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座談會，各地學運史料展覽會，文藝，戲劇，和大團結晚會以及二千人玄武湖大合唱，

各種晚會在各個學校輪流舉行。每次集會到會的人至少二千人以上，這是南京同學力量的大檢閱。在『五、二〇』週年紀念大會上，出演『典型猶在』，用袁世凱暴露蔣賊的罪行，正其時，大批特務們一哄而進，搗毀會場，三萬多同學在嚴密的組織下，一致站起拉着手，一百以上同學高舉火炬，特務之一反而給同學抓到，從他口袋裏搜出特務組織給他的命令，和五千萬酬金支票，大會在歡呼中結束。但是在各校同學返校途中，大批國民黨青年部特務們痛打同學並架走金大，中大同學四人，夜半金大同學三百餘舉着『還我人來』的大旗到青年部要人，天明，中大一千五百餘同學趕到，喊口號，歌唱，演活報，並出動控訴小組向市民宣傳美帝扶日事實，同學們把青年部招牌改爲『特務部』在『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旁寫上『中國國民黨暴行委員會』。中午金陵女子大學，劇專及其他各大中學同學送了大批燒餅、開水慰勞，請願隊伍一直堅持到下午，同學們終於擁着釋放出來的同學回校。

在昆明二萬同學於六月十七日舉行反美扶日大遊行，散會時，僞昆明警備司令何紹周下令逮捕遊行學生二十九人，同學們派了七十七個代表到警備部探監，結果全部被扣，幾經交涉才放了七十三人，十九日，特務又到各校抓人，松坡中學女生指導員李小姐，女師同學三人均被捕。反動派的壓迫引起同學們更大的憤怒，各校同學分組到街頭宣傳，特務們又大施屠殺，織眉高中女同學吳惠琮，師院附中女同學龔潔芬均中彈倒地。當昆明同學爲了保護自身安全，集中在南菁雲大二校時，何

紹周又命令軍警包圍斷絕水電糧食，逼得同學們衝出學校，在軍警的手槍下受傷了幾十人，三百人被逮捕，年輕活潑的同學在牢獄裏受着種種磨折，十八九歲的女同學被上電刑，燒得肺葉焦爛，有的被逼得發瘋，上老虎凳用熱鐵烙身體，有三十多個男女同學在半夜被活埋，國民黨反動派逼着同學們掘好泥坑跳下去。

國民黨反動派對青年學生們所施的迫害之殘酷是空前的，但是我們對反動派的反抗也是空前的堅決，我們的隊伍空前擴大，我們的行動空前的靈活。我們中不少女同學獻出了她們的性命交給革命事業，她們每逢出發遊行前把鋼筆手錶等貴重東西取下，換上舊衣服拿了紗布出去，她們準備好一旦受傷，自己包紮，一旦犧牲也不給反動派特務們便宜，有一位女同學出去前，把自己的照片交給一位朋友，她說：『假使我死了，請你們把照片交給在鄉下的我的老母，告訴她你的女兒爲爭取民主自由而英勇的死了，叫她勿悲傷。』我們中不少女同學被學校開除後或受到特務們的監視後便堅決地離開家庭，父母，兄弟，走向農村，游擊區，或解放區繼續鬥爭。

今天，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國人民全國學生的努力，革命快要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國統區的同學們將從國民黨統治下解放出來，這是值得我們歡欣鼓舞的。但是殺害我們千千萬萬青年學生的劊子手未死，同學們的冤仇未報，國統區的同學們仍受着國民黨反動派瘋狂的壓迫，集中營裏的同學受着各種刑具磨折，潮

溼的水門汀地上陰暗的牢房裏肩並肩的坐着我們的同學，無數同學被推進硫酸池斃命。今天我們還不能縱情地歡笑，我們的心終是沉重。今天，我們認識到唯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毛澤東的八項和平條件，澈底消滅反動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祇有這樣，我們國統區的女同學和全體同學才有光明的日子過，我們希望全國勝利早日到來，我們更加努力支援人民解放軍，迅速解放受着國民黨反動派折磨中的江南同學。我們將一致努力，將自己培養成爲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有用人才與工農相結合，爲人民服務。

國民黨統治區的職業婦女

楊 蘊

一 婦女求業難

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下的區域，婦女找職業是很困難的；許多婦女，被關在職業門外，沒有工作的權利。只有少數幸運的婦女，參加了教育、醫務、郵電等工作；此外，有些機關，用了極少的女職員，作為點綴，有的則用種種藉口，拒用女職員。

抗戰時期，一方面因為戰爭需要，一方面也為生活所迫，許多婦女自動或被動地離開了家庭和學校，擁進了職業界。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婦女參加職業的範圍，仍是不廣的，僅在比較大的都市較多，至於中小城市及廣大農村，除少數的女教員外，幾乎沒有別的職業婦女。

這個時候，曾被稱之為婦女得到所謂『充分就業』的興盛時期，真是，我們從幾個所能搜集到的不完全的材料看，實在也很可憐。

首先，就教育界來說，這是婦女參加比較多的一個職業部門，據一九三七年成都小學教師受訓時的統計：女教師僅佔教師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般的職業，據一九四五年重慶十九個機關的調查：女職員僅佔總數的百分之四點六。

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之下，發動反革命戰爭，經濟崩潰，大批裁員，據統計：一九四六年十月，重慶、昆明、成都、貴陽四地，失業人數，即達三十萬之鉅，而在這批被裁失業的隊伍裏，婦女佔很大的比例。在國民黨反動政府所在地南京，除郵局、電話局之外，一般有女職員的機關，其所佔的比例，大大縮小，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據一九四八年的統計：在南京糧食部六百職員中，女職員僅有四十一人；在經濟部三百多職員中，女職員只有三人；有許多機關，根本沒有女職員。

三 職位和待遇

在職的女職員，職位都很低，不要說什麼高級的位子，就如科長之類，也似鳳毛麟角，她們大多數任辦事員、助理員、股員等低級職位，工作性質，多為會計助理、出納、繕校等。

據一九四二年重慶民食供應處七十幾個女職員的統計：任科長職務的一個也沒

有；而在一九四六年，國民黨財政部二百三十二個女職員的統計中，有五十人是科員，七十七人是僱員，八十四人是助理員，九人為辦事員，只有一人是專員；又四八年糧食部四十一個女職員中，三十人是僱員，八人是辦事員，只有三人是科員。

其他如職員較多的部門如郵局，女職員大多數是郵務佐，或乙等郵務員，甲等郵務員很少；電話局中，女職員大多為接綫生；教師中，小學教師最多；銀行女職員大多數是會計助理、練習生；醫院裏，除護士大部份為女的外，女醫生仍是少數；而在一般文化工作如報館等地方，比較負責的工作很少由女性擔任。此外女職員升級，更不容易，有些女職員，工作了多少年，職位沒一絲變動。國民黨機關，不相信婦女有能力擔負重要的工作。

因為職業部門對婦女歧視，因為女職員職位低，所以她們的待遇，都很低微。國民黨機關職員薪金計算方法，是底薪乘每月生活指數，指數是男女一致的，而底薪是以地位高低確定，一般公務員最高級的底薪是六〇〇元，最低的六七十元不等，一般的僱員、助理員，底薪多在七、八十元之間，女職員職位都低，因此計算起來，女職員比男職員錢拿得少，生活苦得多。

此外，國民黨對公務員的薪給辦法，又是不公平的。如四大家族的銀行、公司（如中、中、交、農、中紡等）其職員的待遇是一般公務員的三倍，另外他們尚有布疋、衣料的配給，這一類人生活過得較好；二等待遇是國民黨的「國營」事業機

關，如郵局、鹽務局等，待遇雖不如銀行，但因為國營生意，每次在一般物價之先漲價，賺錢容易，給職員們調整薪金也較高而快；機關公務員及公立中小學，是三等待遇，每月有不死不活的幾個所謂『薪水』，吃不飽也餓不死；最壞的是私立學校和文化團體，私立學校像舊社會裏的私生子一樣受氣，而文化團體不遭打擊已是十分僥倖，更不用想得到經濟上的支持了。

教師之中，保國民小學待遇最壞，工作最重，在鄉村裏，只有一個教員，搖鈴上課，直到打掃教室，都是一個人擔任，而每月二斗米，到時還領不到手，在四川高縣玉皇鄉，保國民教師曹萬蓮，因為和鄉長人事關係未處好，於學期終結，去領薪金時，被剝光了衣服，挨了一頓打，這是很多報紙都登載過的。

三 政治上的迫害和工作上的困難

談到一般文化藝術工作者，除受生活上的壓迫之外，還要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如女記者、女作家、女出版家等，她們如果為人民說幾句話，不但職業發生問題，出版的刊物遭查禁，而且會被關進牢獄，如幾次大逮捕中，女記者被捕的就有上海的黃冰，南京的浦熙修，重慶商務日報的王柯琳等，在一九四七年六月，重慶大逮捕時，王柯琳兩歲的小孩都被關了進去。

抗戰期中，女演員還可以演些好戲，但後來政治環境轉壞，好戲演不出，壞戲不願演，因此失業的和被迫改業的不在少數。

一些婦女，很想創辦婦女福利事業，但都受國民黨經濟崩潰的影響，辦不起來，而辦起來的少數工廠或托兒所，也因經濟困難，不易維持下去。

此外，那些女招待、女收票員，除受生活壓迫之外，還要受人調戲，被人玩弄；戲院、汽車上的女收票員，即常受國民黨軍警的打罵。國民黨統治區的軍警，看戲坐車，向不買票，收票員如稍盡職責，就有挨打的可能；女理髮師，被人稱爲「髮花」，年老而有技術的女髮師，不被歡迎，時遭解僱。

四 生活及思想表現

有人說：一個職業婦女結了婚就完了。雖然這話聽來不太合理，但在國民黨統治區是實際的情形。結婚，是職業婦女最嚴重的問題，許多機關，有不少老處女，她們爲了飯碗，不敢結婚，過着苦惱孤單的生活，有些機關，明文規定，不用已婚女職員，有些女職員結了婚，就被辭掉。

有些機關，雖不明文規定不僱用已婚女職員，但職業婦女在菲薄的待遇下，生育女，也是不容易的，如果有了小孩還要工作，那麼必須請人幫助，或將小孩送

到托兒所，但托兒所太貴也太少，傭人也請不起，在此情形之下，就只好暫行辭職，但賦閒在家又非自己所願，精神和物質，都受着嚴重的威脅。這些事實，使國統區職業婦女深深地考慮了『結婚』問題。四川婦女月刊曾在卅五個職業婦女中作了關於結婚問題的測驗，結果絕大部分，希望嫁給經濟富裕和地位高的男人，這種思想，職業婦女普遍存在着，反映出職業婦女婚姻問題的嚴重。職業婦女們交際範圍有限，不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對象。在財政部二二二個女職員中，只有一個是二十歲的，其餘都在二十六歲到三十歲以上，都是結婚年齡和已過結婚年齡的婦女，但只有九十五個已婚婦女。

所以一般女職員，非常苦悶與消沉。對於工作，大都敷衍塞責，鬼混日子，苦惱的時候，就想法麻醉自己。平時連報紙都不看，或僅看看社會新聞，也是帶了消遣的目的，不少隨俗浮沉，逐漸腐化，在機關裏，學校裏，夜晚常聞麻將聲，比較愛時髦的，就整夜的跳舞。當然在女職員中，也有上進的，她們抽時去夜校補習，很想使自己有一技之長，使自己生活充實，或參加民主活動，想推翻黑暗統治，但究竟這樣的人太少了。

五 國民黨對職業婦女的政策

職業婦女所以失業，而在業的又職位低下，待遇菲薄，生活痛苦，基本原因是什麼呢？

國民黨政府，雖有容納婦女、開放職業、籌辦托兒所等的規定，但實際上，却是一張空頭支票，即令偶爾有一些設施，也不過爲了點綴和應景，我們即以容納婦女來看，如郵局招考職員。在其考生廣告上就明白規定：『女性取錄名額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有些機關，乾脆在招考廣告上寫着：『本機關無女職員設備，恕不招收女性』。此外還有一種拒用婦女的辦法，雖然他們在章程上規定『男女兼收』的字樣，但實際錄取的結果，總沒有女性，這並不是女的沒有一個够格的，或者能力差，考不上，而是他們根本不要女性。至於在業婦女，因受種種限制，職位很低，生活苦，他們每日爲瑣碎的事務磨折着，能力不得發展，而在忙碌的生活裏，還要時時擔心自己的飯碗問題，日本投降後幾次裁員，首先被推出職業大門的都是婦女。

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政府開放職業，容納婦女的實際內容，所有這一切，簡簡單單的就是要婦女回到廚房去。

國民黨政府及其代言人，經常在他們的報章雜誌上，提倡賢妻良母主義，提倡婦女回到廚房去，在學校裏，也專門設有家政系，專門培養如何做一個『現代化』的女奴隸，這是因爲佔人口一半的婦女得到解放，對他們的統治是很不利的。

不過，有幾種『職業』，他們確是專門爲婦女而設的，如女招待、舞女、女茶房和『空中小姐』之類，這幾種『職業』是專門作爲點綴和供人玩弄供人消遣或作廣告的，這幾種職業的資格是色相。報酬是被賤視和侮辱，反動政府製造和提倡這種職業，同時又假仁假義，高喊『維持風化』和『節約』，實際上却從這些被迫害和被侮辱的女人身上，榨取油水，增加稅收，但他們還要把罪名加到女人身上。這就是國民黨對職業婦女的政策。

六 一年來職業婦女的鬥爭

職業婦女的生活，既然如此清苦，爲了改善生活和爭取生存權利，她們進行了各種鬥爭：

(一) 上海小學教師露宿請願

誰都知道職業界生活最清苦的是教師，尤其是私立學校的教師，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海的米價，每擔已超出了三千萬元，而私立小學教師當時的待遇，每月只有三百萬元到五百萬元，甚至還有一百五十萬元的，叫他們如何生活呢？

成都的小學教師，由於無法生活，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在市政府門口跪哭絕

食，這事震動了全國，也影響了上海的教師們，上海私立小學的數目，遠超過公立小學，上海私立教師，據估計，約有二千多人（實際數目，當不止此），其中有一千多人是婦女，私立小學的存在，說明了社會上有這樣多的需要，國民教育本來應該由政府負責的，但偽政府把百分之六十三的經費，用作反人民的戰爭，只把百分之六的經費來辦教育，對於私立小學，沒有過絲毫的幫助，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海物價每日上漲，教師們已到斷炊的境地。暑假將到，他們預感到暑假中生活有吊空的危險，於是決定向教育局商借一千萬元，在下學期薪金內撥還，並要求以後的配購米，不再是糶米，但一再交涉沒有結果，六月二十八日，他們再不能安心上課了，大家決定去教育局請願。

下午三時到了教育局，教育局長將請願的代表責備了一頓說：「你們都是爲人師表的教師，這樣胡鬧，太不成體統。」教師們說：「肚皮吃不飽，顧不到體面。」到了六點三刻，還沒有得到結果，大家決定在局外的人行道上露宿，七時教育局的鐵門落了鎖，天空飄下一片細密的雨點，大家用報紙遮在頭上，在請願的六百名教師中，有兩百名是婦女，大家擠着坐在地上唱着「團結就是力量」的歌，夜深人靜，歌聲驚動了附近的居民。

清晨四點鐘，又是一場大雨，九點鐘，五百多小學生前來慰問他們的老師，他們喊着：「老師苦，老師苦，老師沒飯吃。」附近的居民，自動的送來了茶水、大

餅、香煙，有的還搬來了方桌、面盆、手巾，給他們應用，表示對教師深切的同情。

到了下午，教育界有人出來調解，市府答應了教師們每人借薪一千萬的要求，先發五百萬，在七月十日以前，再發五百萬，一度被扣的代表，一個女教師和一個男教師也被釋放，五點鐘教師們才回去。這次的請願經過了二十七小時，露宿了一夜，淋了兩場雨。

雖然五百萬元薪金，只能是杯水車薪，但這一鬥爭總算是得到勝利了。

（二）上海舞女的爭生存運動

舞女是三年來婦女職業畸形發展最明顯的一個部門，每一個大都市都有很多舞女，她們中間尚有不少中學，專科學校，以及大學的畢業生，因為生活所迫走上這條道路的。

上海有舞女六七千人，加上樂師和舞廳職工，約一萬多人（而靠她們生活的有三萬到四萬之多），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通令全國各地禁舞，要在一年內禁絕，舞業界為此大為恐慌，一再派代表去社會局請願，沒有結果，後來社會局公佈，用抽籤方法決定誰先停業，但暗地却乘機索賄，誰家「獻金」五億到十億，即可繼續營業三月，各舞廳認為需索過鉅，無力籌措，同時因舞女轉業比較困

難，請求一律在一年內自動結束，使舞女和職工有充分的轉業時間，但社會局沒有答應。

四八年一月卅一日，是第一次抽籤的日子，舞女及舞廳職工，準備在下午抽籤上午即去請願，誰知這天上午社會局就祕密的圈定了九個大舞廳，先行停業，想用打擊大舞廳分化小舞廳的方法，逼舞廳交款。在這以前，有一家國際舞廳已請准警察局改為妓院，這事引起了舞女們很大的恐懼，失業，飢餓，墮落，這些可怕的事實，威脅着她們，政府壓榨人民手段的卑鄙無恥，更使她們憤怒，舞女們求生存和反貪污的浪潮，就這樣爆發了。卅一日下午三時，舞女和職工齊集了一萬多人，在一家舞廳開會，舞女們異口同聲的說：『這是逼我們去作娼妓，我們要活，得拼命呀！』

大家決定了去請願，到了社會局門口的廣場上，要求見局長，等了一個多鐘頭和幾次的催促，局長還是不出來，也不派代表接見。

舞女們不能再等了，要求上樓見局長，警衛不放，橫過槍刺威嚇他們，外面大批的警察同時趕到，向羣衆逼過來，羣衆被激怒了，拉過衛警來就打，大批的人往裏面衝進去，直奔上會議室，一時打聲四起，那些大人先生們都奪門逃走了，社會局的文件、設備、桌椅、門窗都被敲毀了，樓下廣場上羣衆和警察混戰在一起，哭聲震天，飛行堡壘也開到了，逼令羣衆整隊，捉去了七百六十餘人。

未被捕的回去開了緊急會議，一致議決支援被捕的同事，不分老闆、舞女、職工、概從每星期的收入中抽出一日作為救濟費，他們雖然受了打擊，但經過了這一次教訓，他們團結得更緊了。

這一次事件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無恥，也說明了人民的力量，舞女是職業婦女隊伍裏最弱的一環，她們也英勇的站到『反飢餓』的陣營裏了。

國民黨統治區民

主婦女運動概況

李文宜

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下的地區，民主婦女運動的特點是：它是受壓迫的，需要運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和反動統治者作鬥爭的。今天來介紹國統區民主婦女運動的概況，我們還不可能把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和方法都公開出來，這篇文章裏只集中介紹國統區民主婦女組織——中國婦女聯誼會總會和各地婦女聯誼會，因為在這些個組織之下，曾經團結了不少進步的、民主的職業婦女、女學生、家庭婦女；在整個國統區爭民主的浪潮中，發揮了支持、配合、響應的力量。至於在職工會領導下的女工、在學聯領導下的女學生，她們在民主運動中打先鋒的功績，已有另外的文章詳細介紹，也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婦女聯誼會的會員，大多數是熱情、進步的，她們要求團結，要求學習，她們是爲了要求摧毀國民黨反動政權，迎接新民主主義的新社會早日到來，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而團結起來的。

婦女聯誼會的組織，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個人會員為單位，另一種是以團體為單位的，但兩者的目標和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屬於第一種類型的有：

(一) 中國婦女聯誼會及其分會 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政治中心的重慶，集中了一百多婦女運動的中上層幹部，共同簽名發表了一個宣言，主張堅持抗戰到底，結束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這個宣言發表以後，簽名的人有的受到警告，有的被迫失業；這樣更提高了她們的覺悟，進一步團結起來，發展了更多的民主婦女份子，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宣告成立。

中國婦女聯誼會的領導者和參加的會員，包括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婦女三百多人，分成二十五個學習小組，經常研究時事和婦女問題，並分散在各個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

抗戰勝利後，會員隨其職業崗位紛紛復員，分佈南京、上海、北平、重慶各地，因而上海重慶北平南京以及香港先後相繼成立了五個分會，這些分會又在各地團結了許多民主婦女。在民主運動中和婦女運動中都起着號召推動的作用。

(二) 各地婦女聯誼會 在昆明成都桂林香港等處，均自發的產生了民主婦女的組織，同時也因為在反動政治的高壓下，不約而同的都選擇了『聯誼』二字作為團體的名稱，在組織上却是各自獨立的，和中國婦女聯誼會保持着姊妹一般親切的

關係。其組織及發展情況，也在此略為談談。

A 雲南婦女聯誼會 抗戰末期，昆明成爲民主運動的中心之一，昆明的婦女界，在一九四五年曾發動二百餘民主婦女簽名，響應重慶民主婦女『民主團結，抗戰到底』的宣言。同年十二月一日，『一二·一』慘案發生，因爲工作上的需要，就成立了雲南婦女聯誼會。一九四六年『三八』時，會員發展到三百多人，成份包括職業婦女、女學生和女工。後又成立路南縣分會，有會員八十多人，成份有教員公務員中學生家庭婦女，其下還有三個鄉鎮區分會，會員成份都是農婦。

B 成都婦女聯誼會 成都的民主婦女，在新民晚報副刊『女型』編輯委員會周圍，組織了一個『女型』社，經常舉行學習座談會，一九四六年在籌備『三八』節紀念會上，決定以女型社爲基礎，進一步團結進步的中學女教員，和大學學生，共一百餘人，在『三八』節成立了成都婦女聯誼會。

C 桂林婦女聯誼會 桂林一部份女學生團結了一般進步的職業婦女和中學生，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組織了桂林婦女聯誼社。

D 港九婦女聯誼會 香港九龍在政治上雖不屬於國統區，而是英屬殖民地，但一般民主婦女，在抗戰期間曾遷回祖國內地，和內地婦女共同參加過抗敵工作。勝利後回港九，仍與國內民主婦女一致，爲要求祖國民主，反對內戰而奮鬥，因此，她們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組織了港九婦女聯誼會，曾向英政府登記，取得『合

「法」地位，會員約三百人，成份以職業婦女為最多，家庭婦女較少。現分十八個學習小組。

屬於第二種類型的有上海市婦女聯誼會，參加這個聯誼會的不是個人會員，而是團體會員（這些團體因事實上的需要，今天也不能完全公開）。這些團體包括四十二個單位，有女工、職業婦女、女學生、家庭婦女，合計羣衆五萬多人，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正式成立。

上面已經說過，婦女聯誼會的組織是被反動政府認為非法的，因此它經常遭受着反動統治者的迫害。雖然它擁有廣大的羣衆基礎，但沒有錢，在婦女福利事業方面，社會服務工作方面都限於經濟條件比較難於開展。誰都知道反動獨裁政治是一切工作的主要障礙，因此國統區婦女聯誼會的工作便很自然的側重到政治鬥爭這一方面來了。這裏綜合三年來各地婦聯所做的工作，擇要簡述在下面：

第一 反內戰爭取民主和平運動

昆明「一二·一」慘案的發生，可以說是國內反內戰爭取民主和平運動的肇端。從分散、零碎的鬥爭而轉為有組織有力量的鬥爭。昆明的民主婦女從開始成立婦聯那一天起就參加了這一運動。發出聲援慘案宣言，提出要為潘琰等四烈士復仇的口號，向社會各方面宣傳並募捐以擴大影響。反動統治者的刺刀手榴彈，沒有嚇退昆明的學生，也沒有嚇退昆明的婦女，相反，在雲南婦女聯誼會的旗幟之下，姊

妹們更緊密的團結了起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重慶政協會議前一星期，中國婦女聯誼會會招待政協代表提出婦女界的意見，又和各界人士組織政協協進會，每天請政協代表向羣衆報告開會情形，婦聯會員因此而遭受特務逮捕、侮辱和毆打，但仍然堅持不屈。

一九四六年六月當反動政府向蘇北華北積極佈置軍事，準備大規模的向解放區進攻時，上海六十餘人民團體推派代表於六月二十二日到南京請願，上海的姊妹們，也積極參加在十萬以上的歡送代表、和平請願大遊行的行列中。代表到了南京下關車站，被國民黨特務兇毆，受傷多人。女代表雷潔瓊，身受重傷，南京婦聯會員女記者浦熙修也遭兇毆受傷。

第二 紀念「三八」節的鬥爭

一九四六年的「三八」節，在重慶上海昆明，都有規模盛大的羣衆集會，提出實行政協決議，要求和平民主，以及有關婦女政治經濟平等的口號。同時在行動上配合當時政治局勢，爭取民主團結。

在重慶，「三八」籌備會上反動婦女企圖提出反蘇的口號，偽造團體名義，一個人代表幾個團體，以爭取表決票數。民主婦女方面因有廣大羣衆的擁護，打擊了她們反蘇的陰謀。在大會上民主婦女的演講博得了熱烈的掌聲，而國民黨反動份子的演講得到的反應是冷淡。

在上海，紀念「三八」節也分成了兩個陣綫，一方面國民黨的女黨棍們單獨在大光明戲院舉行大會，羣衆不到兩千人。另一方面，上海的民主婦女在八日那天，有各大中學女生，各職業單位婦女，各工廠女工，共八十餘單位，衝破了警察嚴密監視的防綫，到兆豐公園去舉行了一個約六萬人的盛況空前的婦女羣衆大會；會後舉行了大遊行，隊伍整齊嚴密，浩浩蕩蕩，歌聲口號，聲振雲霄；在這種緊張熱烈的羣衆情緒之下，禁止開會和遊行的特務警察們束手無策了。隊伍一直走到外灘公園，唱歌散會。這次遊行，不僅對於長期淪陷的上海市民，注射了新鮮的血液，同時也給國統區的婦女姊妹們一個很大的鼓舞。

除了婦聯領導的紀念遊行之外，在滬東區楊樹浦，這天由工人自動的在店舖門前掛滿了國旗，女工分三次舉行「三八」紀念會，因會場小，人多擠不下。女工們都穿上新衣服到會。警察局以捕人來威嚇她們，但她們還是勇敢的開了會。

在昆明，民主婦女於「三八」前一個月就開始了籌備工作。「三八」那一天有三個不同的場面。國民黨省黨部裏照每年的例行公事，舉行了一個死氣沉沉的儀式。女青年會舉行了一個音樂晚會。只有婦聯，上午借昆華女中大禮堂舉行羣衆大會，到會羣衆一千多人。開會時有民主人士和各階層婦女代表們的演講。散會後遊行。下午公祭潘琰等烈士，遠地趕來參加的隊伍很多，人數超過了三千，女工學生職業婦女家庭婦女都有。晚上舉行遊行晚會，由各婦女團體參加節目。這次三八，

把「一二·一」慘案後的恐怖空氣轉變了過來，鼓起了大家的勇氣，把民主運動推進一步。「三八」後「婦聯」的工作隨着也大有進展，會員人數由五六十人增加到三百餘人。

第三 反蔣反美反飢餓反內戰的鬥爭

在反對蔣介石獨裁政府，反對美帝國主義支持中國內戰的鬥爭中，婦女姊妹們一直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工作，在很多場合，女工、女學生起着先鋒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月，美國芝加哥城人民，發起美軍退出中國過的運動，上海各界爲了響應這個運動，舉行了一個宣傳週，中間有一天是婦女宣傳日，上海的民主婦女在這天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決定婦女界舉行一個時事測驗，教育一般婦女對當前局勢的認識，並表示婦女方面的民意。參加測驗者有二千四百零二人。結果絕對大多數的婦女都是主張反內戰，反美援，美軍立即退出中國的。

聖誕前夜，美軍強姦沈崇案發生後，北平婦聯分會就在那時成立，一開始就參加了抗議美軍暴行、反美軍駐華和反內戰的工作。上海各民主婦女團體，中國婦女聯誼會上海分會，上海婦女聯誼會，婦女節制會，現代婦女社家庭婦女服務社，聯合成立「婦女界抗暴聯」擴大反對美軍暴行的宣傳。婦女界的抗暴聯又是和上海各界人士所組織的抗暴聯一致行動的。港九婦聯在反對美軍暴行中也做了不少工作，

她們發表宣言，並發動姊妹們寫慰問信。一九四七年三月，駐在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團被迫撤退，局勢更形惡劣。國統區經濟崩潰，物價飛漲，各地人民為飢餓所迫，自發的產生了反飢餓的運動。反動統治者對人民的力量越來越害怕，壓迫也越來越厲害，成都重慶昆明各地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大批被捕，其中有不少是婦女。這個時期，婦聯的活動只好轉入地下，採取零星分散的形式繼續鬥爭。

第四 反美扶日運動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國婦聯和上海婦聯的姊妹們，為了響應反美扶日運動，發起上海婦女界簽名運動，有三百多民主婦女，衝破了白色恐怖的空氣，勇敢的簽了名並且發表了出來。

中婦聯主席李德全先生，在美國出席紐約國際婦女大會時曾向大會大聲疾呼要求美軍退出中國，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要求世界民主婦女加緊團結，澈底消滅法西斯，獲得到會的進步婦女們的熱烈掌聲。

此外，如港九婦女聯誼會、中國婦女聯誼會香港分會的姊妹們在反美扶日運動中也都發表宣言，積極支持。

中婦聯香港分會的姊妹還發動港九婦女界簽名，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展開對於新政協有關問題的討論。

其他如宣傳、組織、保健、文化教育、托兒所等工作，各地婦女聯誼會雖在困

難情形下也或多或少的做了一些，因為篇幅關係不多贅述了。

總之，三年來國統區的民主婦女運動，是從全國婦女自『五四』和『五卅』北伐以來的鬥爭歷史中相沿下來的，是參加八年抗日戰爭艱苦工作的基礎上發展下來的，是和國統區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民主運動一致的，是和中國解放區婦女，生產建設擁軍支前等努力相配合的。是隨着中國民主革命局勢的發展而前進的。

雖然表現的力量還很微弱，還要更加努力，才能配合革命局勢勝利的發展。但是大家已了解，現在不是『五四』時代，僅有知識婦女起來，高叫反帝反封建，提倡女權運動的那個時代了。從『五卅』反帝運動中，廣大的勞動婦女參加以來，北伐、抗戰時期的婦女運動，才有了羣衆的基礎，和真實的意義。決不是好像國民黨反動政府當中，容許少數上層知識婦女做官，或者法律上空洞的寫出幾條有利於婦女的漂亮條文，就意味着男女已經平等、婦女已經解放那麼簡單愚蠢的認識了。相反的，國統區民主婦女運動，是要以勞動婦女為主體，要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推翻封建剝削階級，消滅壓迫人民的一切黑暗反動勢力的代表——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支持國民黨反動派的美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的社會，廣大的婦女才能真正的獲得解放。

美軍迫害下的婦女和兒童

爲之

賣國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因爲依靠美帝支持他們的反人民戰爭，不惜引狼入室，出賣領海領空權之外，還將青島、天津、北平、台灣、上海、廣州等主要港口和大都市，劃給美帝長期駐軍，作他們對中國侵略的軍事基地，在這裏，海口有星羅棋布的美國軍艦，陸上有美國兵營，現代化武裝配備的軍隊，和美國的飛機等，美機時常在天空示威，之外還有美軍情報局和美軍法庭，以維護犯罪美兵。因此凡是美軍駐紮的地方的人民是在美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變重的壓迫下過着非人的生活。

在這裏，美軍以統治者的姿態爲所欲爲，他們更盡情地發洩瘋狂的獸性，來蹂躪中國婦女，美軍在街上任意調戲婦女，截住良家婦女問「你值多少錢」？他們打罵婦女追逐婦女，吉普車像野獸似的在街上狂奔，遇着獨行女郎就強拉上車，載到郊外去強姦。一九四八年在青島更發生美兵駕駛大卡車追逐乘着小汽車的歌女紫光，結果把小汽車撞翻，紫光和另外三位乘客當場身死的慘案。

美國兵像毒蛇似的躡來躡去，舞場酒吧，俱樂部大街市終日有他們的蹤跡，他們叫囂。酗酒、打架、罵人，舞女、女招待、娼妓就是他們隨時發洩殘暴性行爲的工具，同時更用煙頭燙她們的身體，或用手擰腳踢，酒瓶擊打，種種喝醉後的獸性殘忍手段都會加到她們身上。一九四八年青島一個舞女，因拒絕美兵的侮辱，竟被扯着頭髮在馬路上拖，同時用腳猛踢。

對於中國女知識份子和上層家庭婦女，則以金錢物質享受來誘騙，他們宣傳「白色人種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甚至製造「美國的月亮好」的空氣來引誘。例如青島美教會設辦的聖功女中就是吉普女郎製造所。那些「神父」「修女」以國際社交爲名，唆使中國女學生出席美軍各種荒淫無恥的娛樂晚會，以滿足美軍的色慾。部份意志薄弱或受奴化教育太深，模糊了國家觀念的資產階級婦女，常被美軍騙婚，做了美兵的臨時夫人或被誘失身的很多。

以上都是較一般的情況，更因國民黨反動政府又和美帝訂立「一切美軍人員如犯刑事案件時，應交其本國軍事法庭或軍事當局單獨審判」的辱國條約，因此美軍更可在中國肆無忌憚任意橫行。自一九四六年起到現在短短的三年中，中國人民婦女兒童慘遭蹂躪殘殺的不知凡幾。僅就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四六年八月起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止，半年期中，美軍大小肇禍事件，即將近八百起之多（見「現代婦女」第二卷五期）。其案件如強姦、槍殺、毆打、搶劫、以及被投河淹死，軍車輾

死中國婦孺的慘案，在青島、天津、北平、上海、漢口、重慶、成都、台灣各地不斷發生，有的僅散見於各報的不重要角落，有的甚致被忽視不加登載。尤其是婦女中被姦污的更多，例如：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新昌路有一姓鄧的女子，被四美兵圍在人行道上輪姦，同年九月一日上海公務員張某之妻，外出回家，美軍跟蹤進屋將他姦污。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時，在北平又發生美兵強姦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案，沈崇年僅十八歲，父親是蔣匪南京交通部次長，她在北平求學，那一天看電影回來，在途中被兩美兵強拉到東單練兵場，慘遭美兵伍長皮爾遜三次易地，二次強姦，歷時三小時半。

一九四七年在青島滄口飛機場附近，又發生美軍大卡車截住某紗廠女工八人，載至飛機場輪姦，之後，把她們拋入大火油桶內，第二天，這些女工都死於非命！同年九月二十日深夜，年僅十七歲的青島大興飯店女招待張麗華，工作完畢回家，在街上被美軍陸戰隊三人輪姦，口中被塞滿布塊，當警察發覺時，被害者已陷入半死昏迷狀態了。

由於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對於歷次美軍蹂躪中國婦女污辱中國國體的美軍罪行，不但不提出抗議，反而處處爲之掩蓋，例如他們對美軍趁吉普車強拉獨行青年女郎上車，載至郊外強姦的解釋是：『凡是在外遇着獨行的女郎時，就有義務送她

回家，這是美國的禮節，中國婦女無知，見美軍下車來邀，即驚呼奔走，真是大驚小怪！」沈崇事件發生後，美兵在各地仍不斷污辱中國婦女，蔣匪政府恐怕人民反抗，他們替美軍掩飾罪惡，反而污蔑中國婦女：『生活浪漫，行為不檢，引誘美軍，有辱國體。』對受害婦女置之不顧。所以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在漢口更發生了空前大胆無恥的集體強姦中國婦女獸行：那天午夜，在漢口菲律賓領事館所舉行的預謀了一個月的舞會上，二十來個美國空軍集體強姦了二十多個婦女，其中包括蔣匪國民黨的軍政長官的太太小姐，還有遭四人強姦的。

萬惡的美軍，不但對中國婦女橫加蹂躪，對中國兒童也常施無情的殘殺，例如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九日在天津先後發生美軍將街頭流浪女孩投河淹死事件。次年二月，美軍汽車又撞死十五歲女孩郭大榮。

國民黨反動政府任美軍在中國領土上設立兵營，兵營門口寫着：『美軍佔用，閒人免進。』周圍圍上電網，如有中國人越過這個境界是『格殺勿論』的，連兒童也不能倖免。例如一九四六年冬天，一貧家女孩進入美國兵營拾草，被美軍開槍打死。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北平小學生王鳳喜，年十四歲，在美軍營鐵絲網外與同伴玩玻璃球戲，當他到鐵絲網附近拾球時，美軍數人由鐵絲網跳出，放槍十餘響，把他打死。四月，青島美軍營附近有小販兒童走過，美軍又無故開槍，將幾個兒童打死。

美帝國主義者不但把中國兒童生命當兒戲。還把兒童做槍靶。例如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北平美軍試砲，把中國小孩做槍靶，死傷小孩共六人。

即是在蔣匪政府首都所在地，美軍仍是橫行，無所顧忌。一九四八年雙十節，在南京有小學童子軍，在一個教會學校門前馬路上吹號集隊，孩子們的聲音觸怒了正在做彌撒的美國神父和三個美兵，他們跑出來，不問情由，從童子軍手中奪下軍棍亂打。

我們由於手邊材料缺乏，僅舉出以上的例子，雖然是一鱗半爪，但由此也可看出：美帝國主義是把中國當殖民地看待，為使他們的士兵願意遠離家國，作他們侵略別國的工具，故意縱容官兵在中國橫行，例如對強姦沈崇的罪犯皮爾遜，雖經北平美軍法庭三月三日宣判定罪，但半年後美海軍陸戰隊最高檢察官又宣佈覆判皮爾遜無罪。再如北平小學生王鳳喜被美軍槍殺案，由美軍事法庭單獨審訊，審判結果，殺人兇手威爾斯特等，以「證據不足」宣佈「無罪釋放」。美帝違反國際協定，干涉中國內政，派兵常駐中國，所發生的種種罪行，較日寇侵佔中國時，實有過之無不及。這一事實可以證明有些人以為美帝只施行和平的商業侵略，不進行軍事侵略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國民黨反動政府為維持獨裁統治，不惜喪權辱國，陷人民於亡國奴境地，不但眼睜睜看着婦女兒童被美軍蹂躪，殘殺，並不稍加保障，反濫用統治權鎮壓：例如

美軍強姦沈崇案發生後，反動賣國政府即禁止各報發表新聞，拘禁亞光通訊社記者，當時北平警察局為掩去美軍罪行，曾打沈崇三個耳光，企圖強迫她承認『和姦』，三天後北平警察局並還發表了如下的新聞：『該女子年二十餘歲，似屬良家婦女，……：經檢查後，祇判斷其曾受強暴之脅迫，並無顯著被姦污之跡象。』到事情隱瞞不住時，又用出了更無恥的特務造謠手段，說沈崇是『共方間諜』，受『共方指揮』。即使是對包括他們軍政長官太太小姐被美軍輪姦在內的漢口集體強姦案，代表漢口國民黨政府當局的徐市長竟厚顏無恥地說：『這是美國人幹的好事，又有甚麼辦法呢？不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好。』市府的另外發言人還恐嚇記者說：『消息是沒有甚麼可以發的，同時你們要當心職業學生利用。』（一九四八年八月天津益世報）國民黨政府這種反動賣國行爲就是秦檜、吳三桂以及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賣國賊，都沒有比得上的。

但是中國人民並不是好欺侮的綿羊，美軍每一次罪行都點起大大小小的火種，終於在沈崇事件發生後成了燎原，參加反美運動的羣衆人數五十餘萬，地區廣達二十四個大城市，歷時三個月之久，一致提出了『美軍撤出中國』的口號，在這偉大人民羣衆的力量面前，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低頭，所以在第二年三月三日（事情發生三個月後），美軍法庭宣判『皮爾遜降爲普通士兵，處監禁勞役十五年。』（半年後又推翻），只要人民真正起來了原子彈也歸於無用。

美軍是仗着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來虛張聲勢欺壓中國人民，在強大的人民解放軍進攻之下，他們也只能揩起背包快快逃跑。在天津、北平，當人民解放軍到臨時，過去作惡多端的美軍也不敢再存身，青島的美軍現在大部已撤到別地，還有一部份也已龜縮到軍艦上準備逃走，美西太平洋艦隊長白吉爾也早逃到上海，當青島市長來請求他保衛青島時，他回說：『你們八萬兵力還不能保衛青島，我們六百人怎麼保得住！』

所以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不但是打垮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同時也能夠驅逐美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現在正當全國即將解放之時，國民黨反動政府，還在用種種辦法作垂死掙扎，因此，我們婦女要加強團結，在民主革命戰線上更努一把力，積極生產支前，爭取迅速澈底消滅國民黨賣國反動統治，把美軍全部趕出中國去，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要這樣，中國婦女兒童的安全才有保障，我們婦女才能保持清白，免於污辱；要這樣，我們婦女才能由奴隸變為主
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香港婦女的生活

沈 譜

香港婦女，生活在殖民地及封建社會的雙重壓迫之下。她們的生活中劃分了一道非常顯明的鴻溝，一方面，少數的高等華人婦女過着窮奢極慾的生活，她們在香港有錢，有地位，有勢力，她們是大英帝國的忠實臣子；而絕對大多數的香港婦女過的剛好與紳士買辦們相反的慘痛生活。同時，由於香港這個殖民地社會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婦女大眾比男子更遭受到各種無情的壓制欺凌與剝削。

香港的高等華人婦女生活

香港的高等華人婦女在香港婦女中只佔很小的比例，她們所受的是典型的英國式的教育，滿口洋文，忘記了祖國的語言，她們心目中所想望的就是如何得到高鼻子外國人的青睞，使自己能爬到女太平紳士，女陪審官的地位，她們可以說一天到晚忙於社交生活，從清早到上床要安排幾個宴會，幾個派對。遇到港督夫婦有什麼

招待之類的場合時，那真把她們忙壞了，「衣香鬢影，寶氣珠光」這些形容詞都不够形容那種場合的形形色色。她們也搞搞婦女團體，但那些婦女團體要不是變相的貴族夫人的俱樂部，就是有名無實的點綴品。而且由於基本上是從恩賜的觀點出發，即使有辦了識字班、縫紉班的，也並沒有真正的羣衆基礎。

香港的勞動婦女生活

香港女工最多的是紡織業，約有六七千人，其次五金業、橡膠業的女工也不少。還有如香烟廠、電筒燈泡、洋務、風燈、火柴、刺繡、車衣等等工作部門也有不少女工參加。此外還有漁民婦女和女攤販、茶樓酒座女侍等一部份勞動婦女。

女工每天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技術最熟練的每月收入亦不過一百五十元，大多數的女工只能拿到一百元左右一個月，差的每月祇能得到幾十元錢。一般工廠都是不供膳宿的，吃的住的都要自己解決。住的地方租一個床位，也要十幾塊錢一個月，吃的東西當然以塞飽肚子算數。遇到生病就要拿錢出來請人替工，有時生了病就被廠方借故開除。懷了身孕更有被開除的資格。有些工廠雖然規定了女工產前產後可以休養，但祇適用於長工，而大多數女工都是短工。

工廠的衛生設備都比較差，工人整日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機器間

也沒有安全設置，女工因此犧牲健康，或成殘廢，甚至喪失生命的事時有所聞，而這些都是一點保障也沒有的，廠方有時甚至抵賴完全不負責任。

工廠以外的女工往往散在各個角落沒有辦法團結起來，她們祇能每個人自己儘量節省，儘可能的儲一點錢以備失業和年老時應用，她們遇到受壓制欺凌的時候也比較孤立無援。打零工的刺繡女工所受的剝削是可驚的，一條桌布的繡工不過七八元，可是一轉手市場賣價要四十元。包紙匣等等的散工工資也少得可憐，計算單位以五分錢計算起。

家庭女工最多的是順德人，往往幾個姊妹結拜相約不出嫁，長年在外打工，賺了錢搖會，節省儲存起來。她們的生活雖較自由，但沒有保障，隨時有被辭退的危險。她們的工資一般是四十元左右，供吃住。

茶樓酒店的女工，生活就更慘了。除了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工作重外，還要受老闆和顧客們的欺凌玩弄。

此外，女攤販們由於牌照的難領，整日提心吊膽的防「走鬼」（警察來捉的意思），漁民婦女們受到魚欄和魚販子的剝削；還有六千多名倒屎婆，受雇於香港政府的衛生署，每天夜間就到指定地點報到，領了擔子和屎桶挨家挨戶去倒屎，桶滿之後挑到海邊倒屎船上，一夜要跑好幾次，她們的工作是非常勞累的，但每月的薪金祇有七十元。

香港的職業婦女生活

香港的職業婦女大多數是打字員、書記、小學教師、護士、話務員等，正如我們在國統區所見到的一樣，各種職業部門的大門並沒有為婦女打開，相反，由於香港地小人稠，粥少僧多，婦女要獲得一個職業，真比登天還難。

在已經獲得職業的婦女羣中，最使她們苦惱的便是男女同工而不同酬的問題。一九四八年新年前後在香港政府工作的女公教人員曾經向港當局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問題』，要求合理待遇。原來港政府明文規定女公教人員的薪金一般祇及男子薪金的百分之八十，生活津貼也是不平等的，有子女負擔的婦女只有寡婦才能領到與男子（有子女負擔者）同等數字的津貼，而薪金却仍祇及男子的百分之八十。這個問題直到今天尙未得到合理的解決。

政府機關的公務員、教員、醫生、護士都是香港辦的學校或英國辦的學校訓練出來的畢業生。如果沒有這種資格，任你有天大本領也不能進政府機關、學校或醫院工作。遇到減縮的時候，被裁的首先當然是婦女。私立學校或醫院主要需依主持思想好壞決定女工作人員的命運，一般都比公立的待遇差，生活也更無保障。如果懷了孕，可能就失業。因此香港政府雖明令禁止墮胎，事實上職業婦女却非打胎

不可，因此而喪生的悲劇也時常發生。

寄生階級的婦女生活

除了上面所說的職業婦女之外，最後要提一提那些一半賣色一半賣技的歌伶舞女，香港有十一家大舞廳，此外公開或秘密的小舞場或跳舞學校更是無數。最近由於國內大批『白華』的流亡來港，帶來了大批造孽錢無處揮霍，使得香港的歌場舞廳更加熱鬧起來了。

這些歌伶舞女中有許多都是從小家庭貧苦或被人販賣來的，她們都要受老闆和大班的剝削。

妓女在香港被稱為『阻街女郎』，是非法的，可是再也肅清不了，除了罰款坐監之外，被捕過二、三次的往往遞解出境，但是她們剛一出境又潛逃回來重操舊業，最多甚至被遞解出境七、八次的。妓女中有所謂『公寓女郎』，她們同時為幾個男子所佔有，住、吃、穿都很講究，但她們的開銷也極大，年老色衰之後還是任人拋棄。

一般性的婦女問題

今天香港婦女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很多，但一般性的婦女問題却有這麼幾個：

第一就是婚姻問題。香港政府所尊重的法律祇是香港當地的法律，一個男子如果在中國內地正式結過婚，之後他在香港又和另一女子註冊結婚，他並不犯重婚罪，因為香港承認的不是中國的法律。其次就是納妾問題。廣東過去民俗，一夫多妻制盛行，大多數男子都有幾個姨太太，就是僅夠溫飽的人家也是這樣。香港的居民中廣東人最多，因此納妾的風氣也同樣盛行，香港政府對納妾制度是加以承認的，過去的大清法令上曾有明文規定。由此產生了很多家庭悲劇，打開香港的報紙一看，多少婦女就是因為這個不良制度而弄得吞來沙爾、跳海、骨肉離散、家破人亡的。一九四八年夏天，香港國際婦女聯合會舉行大會時，曾有過一次聯名要求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建議，但直到今天尙未看到港府明文修正。再次就是育女問題了。廣東童養媳和養女（即育女）的風俗和納妾制度一樣盛行，許多少女在「育女」的名義下遭受種種欺壓與剝削，被當做牛馬一樣虐待，甚至被主人販賣，一輩子失掉了自由。

香港的報紙上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二、三次社會悲劇的新聞。依照一九四八年的統計數字六、七月間的自殺案每月有二、三十宗，到九、十月間，平均每月有四十多宗。這些自殺案的主角大多數是婦女，原因不外乎生活壓迫和婚姻戀愛等問題，除自殺案之外，情殺、淋瀝水、強姦，……新聞更是每日必見，主角又都是婦

女。

香港婦女的覺醒

前面已經講過，香港的婦女生活劃分了一條深溝，少數婦女騎在別人頭上享福，大多數婦女却正在熬受着各式各樣的苦難。而苦難是教育人民覺醒的最直接的因素。

由於資本家對女工的殘酷壓迫與剝削，香港大多數女工的政治覺悟性都很強，文化水準也相當高。最近一、二年來，女工們逐漸感覺到組織與團結的重要，一九四七年七月，紡織女工就首先成立了自己的職工會（港九婦女職工總會）領導過兩次爭取工資及反對無理開除女工的罷工鬥爭，獲得了勝利。由於婦女職工會的威信逐漸提高，女工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接着五金業姊妹也在同年十一月間組織了起來。這兩個女工的組織到現在為止都有近千數的會員。此外樹膠工會，洋務工會，英美烟草公司工會的婦女部組織也很強，這些會也都設有女工副主席，海員女工也有相當強的組織。

在港九婦女聯誼會之下，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職業婦女、女學生和家庭婦女，她們曾一次又一次的響應配合國內的民主運動，在政治上不斷提高自己。去年（一

九四八年「三八」節，港九婦女聯誼會曾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紀念大會，到會的有兩千人，顯示了港九婦女團結的力量。使得到會來監視的香港政府的政治部主任大吃一驚。從這次大會以後，港九的女工、職業婦女、女學生和家庭婦女更進一步的團結了起來，她們組織了一個聯誼性的座談會，相互交換工作經驗，研討工作方法。無疑的，這些人將是今後開展香港婦女工作的中堅份子。